

科隆大学交流小结

2017-04-01 13:38:50

交换这件小事 我与科隆 2016年9月3日，我从上海飞抵德国法兰克福机场，和同去的中国同学一起乘坐skyline+DB火车，差不多1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科隆。 我的家 我的寝室是科隆大学分配的学生公寓，一座两层楼的小房子。 门口的草坪上常常有野兔在悠哉地吃草、晒太阳，有时候也会碰到乌鸦在草地上散步。每次出门，我都要看看家门口的草坪有没有这些小动物的身影。 公寓的内部构造是四室二卫一厨，我的三个室友分别是德国妹子Alisa, Jessica,保加利亚妹子Iveta。 Alisa念法律，每天都背着一只巨大无比的登山包披星戴月地学习。 Jessica是个有些腼腆的女孩子，念特殊教育，她希望自己能够为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们做些什么。 Iveta念人类学，是一位美食爱好者，我们经常在厨房一起做菜。 与中国文化不同，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空间，大家回到寝室后，没有串门聊天的习惯。这一度让我觉得德国人果然如大家所说，是个冷感的民族。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打破了这一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无法用英语为我指路因此把我送了两条街的德国老爷爷（一开始我还很忐忑，因为老爷爷看起来非常严肃），鼻环唇环脐环一样不落的哥特风少女，热心地指引我如何买车票。 在德国学习的第一课——不要以貌取人。 一些时刻 牵着导盲犬哼着小曲过马路的盲人，自如使用轮椅比年轻人速度还快的老爷爷。几乎所有公共厕所都有残疾人专用区和母婴专用区。全城最好位置的屏幕、海报都在庆祝NGO组织——唐氏综合征儿童救助协会成立XX周年。 圣诞市场可以从12月初一直开到1月底（许多德国城市在12月底圣诞市场就已关闭）。



圣诞市场上人均65岁的老爷爷乐队 一年两次的狂欢节，虽不是法定假日，但科隆人过得比法定节日还认真。狂欢节期间，全城公共交通比往日慢一倍，商店几乎全部关门。



狂欢节 科隆大学主楼前打扮一新的学生 一种名为kolsch的我迄今为止喝过最好喝的啤酒。 kolsch配猪肘，带劲；配沙拉，清冽；配水果，甘甜；什么都不配，纯粹。（就是这么毫无原则地痴迷于它。。。） 难民 科隆有20多个难民营分布，我们寝室所在公共交通的上一站，便有一个难民营区。但我的三位室友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她们说，这里很安全。我所在的科隆大学有学生组织派发传单，为社交网络上针对难民的辱骂和假新闻进行抗争。我的buddy安娜参加了与难民做一对一语伴的活动，她的语伴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工程师，安娜说，他们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有理性，负责任，善良的人。科隆图书馆对面的“语言教室”专门为来到德国的外国人（包括难民）提供语言课程与生活指导。与媒体上报道的难民恐怖事件造成的恐慌感相比，我在科隆生活的切身感受却是，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生活习惯（如为避免夜间经过难民营区而选择早归），或排斥难民。相反，我看到了学生们为难民争取权力的运动，我身边就有自己做义工去帮助难民的朋友。 冒险吧，少年 在科隆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没有课的日子，随便跳上一辆公交车，开始我的冒险活动。 遇到了风景美丽的站点，看起来十分美味的餐厅，装饰精致的书店，就跳下来逛一逛。



科隆秋天 一座小桥 在这些走走停停中，我吃到了一只在此生吃到的最好吃的三明治，从此一切三明治都是将就。我陪一个寂寞的老奶奶在咖啡馆聊了一下午天，虽然我们基本靠肢体语言与意会，德语渣已经尽力了。在广场看一个无人问津的哑剧演员表演，很想撑到他演完但没有成功。在科隆音乐学院看了一场非常棒的演出，结束后迷路了，在黑乎乎街道脑补出无数恐怖片，最后被一位黑人小哥带到了地铁站。 交换这件小事已经结束了，我很想念科隆。